

# 人間開話（二）

馮夷

## 一逸廬憶往

### 陶鈞嗜殺獨放友子

鬆故事。

前在黃埔趣譚中，言及徐會之機警過人之事，在史書上此類記載很多，今人亦不乏其人。有某君者湖北人（姑隱其名），余素識其人，曾來臺任職，現況不詳。當民國十六年清黨時期，武漢警備司令陶鈞對左傾分子殺戮甚多，某君亦因嫌疑被捕；臨刑前，陶氏照例詢問一番後，即押出槍決。

某君被押出時，忽大聲叫喊曰：「陶伯伯，我是某某人的兒啊！」

陶鈞聞之，即叫行刑隊把他帶回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某君答：「我是某某人的兒子。」

按某君之父與陶鈞均係保定軍校第四期同學，在校期間感情很好，其父年齡較長，鄂籍同學多以老大哥呼之。處此生死關頭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忽然叫出他父親的名字，陶鈞再嗜殺，也不忍殺其故友之子也。

這是證明機警的人，有應變之才。談到這裡，又想起前軍統局長戴笠（雨農）將軍的一段輕

### 戴笠回馬槍真幽默

戴笠字雨農有功於國家，那是盡人皆知，不必詳述。在重慶時民間有一傳說，戴雨農氏某日著便裝在一茶館中閒坐。到過四川的朋友，都知道四川各地的茶館很多，閒暇的人無事都到茶館中一坐，泡上一杯清茶，再來幾盤瓜子蠶豆等，你坐一天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四川人對閒談叫做擺龍門陣，如上海人叫談老空一樣。四川朋友人人

都會講話，這也許是擺龍門陣訓練出來的緣故。

戴氏閒坐在茶館當中，有一位四川地方軍官，聽出戴氏的口音是江浙一帶的人士，有意說俏皮話，他叫茶房說：「公師！你給我買一包下江牌的紙烟來。」公師即北方人叫跑堂的，南方人叫茶房，這位公師聽得一呆，紙烟種類雖然很多，那有叫下江牌的？

他說：「哈子叫下江牌？」那位四川軍官指著公師說：「你真笨，下江牌就是強盜牌！」

按上海人對這種煙叫老刀牌，也叫海盜牌，更有人叫強盜牌。這是故意轉彎抹角的去罵人的。說他在武漢警備司令任內適逢陰曆年，中國人對

那時四川人對外省人都叫下江人，不管你是江浙或兩湖、兩廣、山東、山西都是下江人，還有更滑稽的是叫外省人爲脚底下人）。

假使有位直爽的外省人，一定會抗議說：你怎麼亂罵人呢！

但戴氏卻從容不迫不慌不忙地說：「公師請你給我買一包紙烟好嗎？」

公師即問客人你要買什麼牌子的烟？戴氏答：「我要買一包四川牌的。」

公師更呆了，怎麼搞的，今天真奇怪，有什麼哈子四川牌？

戴氏即用四川軍官的口氣說：「你真笨，四川牌就是金鼠牌。」這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了，在不慍不火中回了一槍，足見戴氏之高明。

（川中多鼠，外省人戲呼川人爲川老鼠。）這個笑話是真是假，不得而知，但確是四川朋友譚君告訴我的。

### 楊永泰玩火遭刺殺

上面談到陶鈞嗜殺之事，他的笑話很多。據說他在武漢警備司令任內適逢陰曆年，中國人對

過年很重要，即獄中囚犯也要加菜大吃一頓，所以牢頭禁子上了簽呈，要求撥款加菜；陶氏批之曰：「一律槍決以免麻煩。」

更可笑的，他和死刑犯對罵，據傳說某一年輕的死囚犯，在臨刑前大罵，認為罪不致死，「我到閻王爺那裡也要告你！」而陶氏聞之大怒，指著自己的鼻子說：「你要告我？告我的人可多著呢！你這個小鬼，還擠不上來。」真是荒唐可笑！

在抗戰前中國政壇上，楊永泰（暢卿）可以說是紅極一時的人物。楊氏是廣東人，在民國十一年以前，即頗有名聲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政學系的重要人物。按政學系本是北京政府時代一個政治組織，不知如何他們又滲入了廣東革命陣營，那時以李根源（印泉）為領袖，會同岑春煊等，曾排擠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楊永泰還做過廣東省長。北伐完成後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楊永泰受先總統蔣公介石知遇，任南昌行營秘書長，這是政學系後期最盛的時代，一時人材濟濟，如吳鐵城、熊式輝、吳鼎昌、陳儀、劉鎮華、王世杰、鄭道儒、吳國楨等，健在者仍有數人不必詳述。

楊氏頗有才氣，除軍事外行外，其政治手腕及文筆均超人一等。相傳南昌行營時代，其部屬草擬之萬言計畫書，楊氏認為不滿意時，大筆一揮削去三分之二以上，由他批改，在數十分鐘內即改寫完成，確比他部屬草擬的原稿為佳；真

人物儘量培植，反對政學系者多設法壓制，如重要黨派之一所謂CC派，每逢中央各部會及各省軍事大捷），把他有關的人物，提出由蔣公決定，並在旁邊敲著邊鼓說：「這個人學資歷都還不錯！」蔣公在心情輕鬆時，遂在公文上批照准；如果前方軍事失利，令蔣公煩惱時，他又把CC派所舉薦的人物呈送上来，有時還說一兩句壞話，蔣公在心情不愉快時，遂批不准。這種翻雲覆雨的政治手段，真是到了最高峰。

坦白言之，政學系這些重要人物都是一時之選，而為人所不諒解者，是他們只知做大官，而不是想如何為國家做大事；更有進者，把持政柄，排斥他人。再舉一例，在江西剿匪時期，江西省民政廳長朱懷冰（湖北人，保定四期畢業，來臺後任光復會秘書長，已病故。）曾有一剿匪軍事計畫書，送呈南昌行營將委員長核閱。朱氏之意，事屬軍事計畫，與省政無關，不必由省府主席轉呈；計畫書送上後，楊永泰並未呈核，反而將計畫書送給江西省主席熊式輝；熊氏深為不滿，認朱氏越級上報，並在這計畫書上批了「無聊」二字，朱懷冰氏遂不安於位，辭職而去。

仇，而將其刺殺，令人費解。政府僅言主兇是劉蘆隱，而從未公布詳情，至今將五十年，成一疑案。

劉蘆隱氏在上海被捕後，由上海特區法院審訊，後南京當局派員赴上海借提。當時上海特區法院審判長是家堂兄馮世德（明九）主審，經律師辯論後，家堂兄當庭宣布准予移轉；當時劉蘆隱在法庭上大發雷霆曰：「你這法官好糊塗，未

問清楚即准予移轉」等語。蓋劉氏之意，在上海打官司，還可以拖延一時，到了南京，就不得不知道了。事後余在家中閒談時，堂兄說：「這些大人物不好待候，還是移轉的好，以免麻煩。」

### 劉鎮華是個不倒翁

政學系之一劉鎮華，河南鞏縣人，為前清秀才，從滿清末年，以至洪憲皇帝袁世凱、北洋政府，再到國民政府，始終是個不倒翁。他有點和閻錫山（伯川）一樣，自從民國元年起，直到大陸淪陷止，時間經過三十餘年，始終把持著山西省地盤；劉氏雖然沒有固定的地盤，但他以鎮嵩軍為基礎，左右逢迎，始終不失高位。民國十五年北伐時，他以重兵圍困西安，數月不下，待馮玉祥部孫良誠等抵達解圍後，他才撤兵而去；搖身一變，又參加了革命軍，以後還做了安徽省政府主席。大概這個時期參加了政學系。後來楊永泰被刺，他受了驚嚇，可能是腦中風半身不遂的毛病；當時社會傳言：「刺殺楊永泰，嚇死劉鎮華。」劉氏和閻錫山都是軍事非其所長，但玩政治卻相當高明；在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時，他的部隊一

面反政府分子幹的；至劉蘆隱與楊永泰又有何恩，裁定；楊氏利用供職樞府的地位，對其政學系的

中半在閻、馮那邊，一半在中央方面；換言之，誰勝了他都有本錢。在大戰期間，有個小插曲，他的五弟劉茂恩（曾任師、軍長多年，抗戰勝利後出任河南省主席）是在閻、馮方面，與中央軍作戰，因不滿閻錫山刻薄，發生動搖。事情是這樣的，北方軍隊以麵食為主，閻氏規定，麵粉空袋還要繳回，如少了一個，就要扣麵粉一袋；這在平時是可以辦到，在戰場上那有閒工夫注意這些小事，引起劉部的不滿。

### 閻錫山小氣負盛名

談到閻錫山，小氣是有名的，辦事講究的是手續，購物一定要收據。抗戰後山西省會太原失陷，當時有人開玩笑的說：太原失陷，不知閻錫山向日本人要了收據沒有？美國名記者約翰根室收到太原名城一座。此據」，以嘲笑閻氏。據說閻氏又多疑，他在理髮時，衛兵拿著手槍，對準理髮師，以免他行刺。

中原會戰，雙方旗鼓相當，在數量上閻、馮方面較佔優勢，中央軍一度岌岌可危；那時陳誠將軍係十一師長，他和劉茂恩都是保定軍校的同學，陳氏探悉劉部軍心不穩後，遂密派一位與劉茂恩相識之保定同學，潛赴劉氏之戰地司令部，勸劉氏反正來歸；劉氏表示原則同意，但要等待時機。覆命後，陳氏要他再去一趟，說既然這樣，要劉部夜間讓開一個十公里缺口，由陳部計畫突襲鄭州；言定後，陳氏之十一師整裝待發，在夜色昏暗之中從這個缺口傾囊而出，真是古人所

說的銜枚疾走，這個大膽而又果敢的行動，天明前已抵達鄭州近郊，經攻擊前進，遂克復此一名城。而第九師蔣鼎文部亦隨之跟進。戰爭最高的藝術是要捕捉戰機，陳氏可謂能善用之矣。

鄭州是馮玉祥的補給總站，心臟已失，士無鬪志；中原會戰歷時半載，很快的就結束了。

### 吳國楨反被聰明誤

至於其他政學系的人物，故事亦不少，不能一一敘述。最後再談最近在美國逝世的吳國楨，吳氏湖北建始人，曾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，返國後並不得意，最初任漢口市稅捐處長，與當時漢陽兵工廠廠長黃金濤之女黃卓羣女士相識，以後遂結為夫婦（黃卓羣為老外交家王正廷博士之甥女）。吳氏英文流利，又善於交際，當時社會上目為青年才俊之士；而吳氏又以手段高明廣結善緣，深得當時湖北省主席何成濬（雪竹）之喜，遂一再提拔他先後任漢口市財政局長及漢口市長等職（那時漢口市是省轄市）。

吳國楨確實有些才華，但其品格並不高，友人戴君（大陸時代之國防部軍法局副局長）曾告訴我，他在武漢行營軍法處長任內，曾親眼看見吳國楨給何雪竹（成濬）擦背；何成濬是武漢行營主任，權傾一時，那時天氣太熱，又無現在的冷氣設備，何成濬不耐熱，常裸背在私宅裡和客人閒談，戴氏看見吳國楨拿着毛巾，給何成濬擦汗，可見吳氏不惜屈節侍人。勝利後任上海市長，毫無建樹，待徐州會戰國軍失利後，一再裝病，請辭上海市長，真如張道藩氏所言臨陣脫逃。

# 浩然集

喬家才著

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  
心傑作「鐵血精忠傳」。「戴  
笠和他的同志」。「關山煙塵  
記」。「海隅叢談」四巨冊精  
裝合訂為「浩然集」一部定價  
台幣捌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